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三目錄

顏元孫

干祿字書序

陳集源

龍龕道場銘

王元宗

臨終口授銘

王紹宗

與人書

兄元宗口授銘序

劉承慶

明堂災後求直言疏

請貢舉人列方物前疏

七廟議

李義範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李行敏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斛斯敬則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熊元逸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楊思儉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韓處元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柳元貞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李仁方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張約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楊思元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馬大師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三

顏元孫

元孫琅邪臨沂人垂拱初進士考功員外郎歷官長安尉
太子舍人亳州刺史

干祿字書序

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惟豕上加三
蓋亦馬中闕五迫斯以降舛謬實繁積習生常爲弊滋甚
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
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樣懷鈔是賴汗簡攸

欽定全唐文

卷二百三

唐文苑

一

資時訛頓遷歲久還變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
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詭衆而難
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總據
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
思編輯頃因閒暇方契宿心遂參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
義理全僻罔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
千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且言俗通正三體偏旁
同者不復廣出字有相亂因而附焉所謂俗者例皆淺近
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倘能改革善

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啓尺牘判狀
因免詆訶所謂正者並無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牌
碣將爲允當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
循名責實有國恒規旣考文辭兼詳翰墨升沈是繫安可
忽諸用舍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干祿義在茲乎綆短汲深
誠未達於涯涘岐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曰不然請俟
來哲

陳集源

集源瀧州開陽人武后時厯右豹韜衛將軍

龍龕道場銘

蓋聞中天顯跡千劫誠希遇之因迺相騰暉三界表獨尊
之稱悟其指則直心是道場契其源則淨身爲佛土可以
神闕一字事絕於筌蹄難以名言理歸於真寂故八十種好
不可以色觀真容十二部經不可以詞詮至理然而煩惱

郭重貪愛河深六趣輪迴劒葉與刀山競起四生湮沒毒
蛇將惡獸交馳由是法雨橫流慈雲普覆宏化城於嶮路
朗惠炬於迷津大乘小乘隨淺深而悟道中莖中葉逐性
分以含滋皆所以安樂羣生提孩衆品施殷憂以無裹息

多難以夷途大矣哉無得而名也此龍龕者受形於渾沌

之

闕一字

擢秀於開闢之日孤峰峻峙罩深逕而出雲霞危

壁削成排日晨而輔霓漢峭嶸秀麗爲衆巖之欽挹花藥

奇卉實先聖之安憩是故龍出龍入每脫骨於巖中仙隱

仙棲屢承空於香氣因得龍骨故曰龍龕云武德四年有

摩阿大檀越永寧縣令陳普光因此經行遂回心口願立

道場卽有僧惠積宿緣善業響應相從惠積情慕純陀巧

自天性卽於龕之北壁畫當陽像左右兩廂飛仙寶塔羅

漢聖僧雖年代久遠丹雘如

闕一字

粉色凝沈采影猶在洪

鐘一叩響徹三十三天石磬再鳴遠聞十八地獄蚪蟠外

颺彩影亂於雲霓香煙內騰素氣通於迴

闕一字

故得法流

荒俗釋教被於無垠元化遐覃振錫窮於有截豈如白馬

駝經靈泉創於方丈緇衣闡教廬山頓其威儀者哉旣而

年代浸遠石龕無毀壞之期歲序奄遷粉黛有沈湮之理

昔之惠積早隨劫而爲灰寶亮亦投身於餓虎兩僧勇猛

志貫白雲雖學不出境而精情自溢上元年先男叔瓊不

弃前蹤龕中造立當陽連地尊像一軀近有交趾郡僧寶

聰弱歲去家卽詣江左尋師問道不惑圖南聞有此龕振

杖頂禮觀佛寺之摧殘心目悲眩其成勝因又檀越主善

勞縣令陳叔珪陳叔

闕一字

陳叔垓痛先君之肇建悲像教

之凌遲敦勸門宗更於道場之南造釋迦尊像一座遂得
不日而成功德圓滿爲七代之父母修六道之緣屬聖神
皇帝御紺殿以撫十方動金輪以光八表宏護大乘紹隆
岳教覆載之恩均黔黎乎赤子雲雨之施等潤澤於蒼旻
地平天成河濂海晏雖復道被匡中而凝懷俗表將使比
屋之化契法俗以鑒菩提垂拱之風叶治真而成岳覺就
日與慧日俱明油雲共法雲同覆遠矣大矣無得言焉是

知觀夫秉氣含靈有生之類七識已具六精斯起攀緣於
虛妄之境馳驚於名色之間譬彼騰猿猶茲狂象棲托於
愛河之內遨遊於火宅之中方石幾銷冰炭之羣不息須
彌屢盡鼎鑊之報無窮輪迴長夜終焉莫曉同亾異術豈
不哀哉大矣能仁隨機誘喻或宣四諦或導一乘潤小枝
而不遺淨滿迺以圓燭繫想於方寸之間而神超於闕一字
塵之表喻起生死歸乎寂滅其爲淨室禪龕者也闕一字永
鐫勒以希不朽爰命解劒之夫運茲不斌之筆庶海變桑
田終無毀日敬題年紀不文而質其詞曰

巖巖石室鬱鬱禪枝五門清淨八解連漪神高習海道溢
須彌欲求蟬脫良津在斯龕自天工室唯地絡石磬長懸
洪鐘不著無假梁棟自然花葉掩室杜口何憂何樂爰飾
金繩於茲勝境闕二字畢修雕龍咸整雲起山窗花開蓮井
蕭爾閑曠悠然虛靜篤矣親信共宏利益或捨衣資或傾
銀帛詎勞斤鑿無煩匠石湛然真相巖爾無數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佛日之日天寶之寶猛虎相宿波闕一字降早闡
六渡於迷津踐三乘之悟道

王元宗

元宗字承真琅琊臨沂人隱嵩山號太和先生傳黃老術
垂拱二年卒

臨終口授銘

於戲昔有唐氏作吾中遇而生姓王名元宗字承真本琅
琊臨沂人晉丞相文獻公十代孫陳公過江先居馮翊中
徙江都其肇錫考系則國史家謀具矣降年五十有五直
垂拱二年四月順大衍之數奄忽而終終後可歸我於中
頂舊居之石室斯亦墓而不墳神無不在耳且伊洛之間
迺昔者周南之域吾祖上賓之地吾家得姓之鄉反葬中

岳幾不忘本也舉手長謝亦復何言示人有終乃爲銘曰
馮馮太清悠悠太寧混沌無我其中有精忽然爲人吾何
以停歸於真宅此室冥冥不封不樹絕待忘情道無不在
神無不經幽傳祕訣默往仙京萬物共盡時哉乃形理通
寂感陰聚陽并知常得姓無狀無名闕一體嵩石言追洛
笙去來千洞駢馳八靈風雲聚散山水虛盈谷神不死我
本長生

王紹宗

紹宗字承烈揚州江都人徐敬業起兵高其行以幣刳之

金史卷之三 名臣二 三
不起敬業怒將殺之賴唐之奇諫以免事平大總管李孝
逸表其節擢拜太子文學累進祕書少監坐與張易之交
往廢於家

與人書

鄙夫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
思以取之每與吳中陸大夫論及此道明朝必不覺已進
陸後於密訪知之嗟賞不少將余比虞七以虞亦不臨寫
故也但心準目想而已聞虞眠布被中恒手畫腹皮與余
正同也

兄元宗口授銘序

伊垂拱二歲孟夏四日悅習寅卯之際吾六兄同人見疾大漸惟幾將遷冥於未始委化於伊洛之間僑居惠和里之官舍自古有死於乎哀哉他日先誥其第七弟紹宗曰吾宅性元鄉保和仁里寄居羣有遊心太無乘陽以生遇陰而滅物之恒也汝固知之化後汝可依道家無爲之事諸子姪行儒教喪紀之迹吾聞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觸處而安不須擇日單車時服不俟營爲紹宗敬奉緒言不敢失墜此時沛國桓先生道彥亦在吾兄之

側因歔歔而報曰此真率之理道流所尚有情有信安敢違之其後昇真潘先生門徒同族名大通越中岳而來自遠問疾知吾兄真命已畢又申勸曰儻或不諱願歸神中頂石室之中曩者昇真臨終亦令宅彼况與先師平生居止宿昔神交冥期不昧宜還洞府再三敦請則又從之此吾迹也重違爾然不須別鑿堂宇恐傷土石但託體山阿而已吾嘗幽贊真誥肇創元圖祕錄別傳內本人境不傳如或不怠款志儻存其兆可取一塊青石其上有自然平者刊刻爲字俾諸來裔知吾之用心也其銘文皆力疾繇

微勉情事課舍精寓爽藉響乘光彷彿曖昧不獲已而口授之外姻密友憑真考行強號曰太和先生庶追道跡光衆妙也

劉承慶

承慶聖厯初太常博士

明堂災後求直言疏

臣聞自古帝王皆有美惡休祥所以昭其德災變所以知其咎天道之常理王者之常事然則休祥屢臻不可矜功而自滿災變奄降不可輕忽而靡驚故殷宗以桑穀生朝

懷懼而自省妖不勝德遂立中興之功辛紂以省生大鳥
恃福而自盈祥不勝驕終致傾亡之禍故知災變之生將
自覺悟明主扶持大業使盛而不衰理須祇畏神心警懼
天誠飭身正事業兢兢則凶往而吉來轉禍而爲福昔
殷湯禱身而降雨成王省事以反風宋公憂熒惑之災而
應三舍之壽高宗懲雉鼎之異而享百年之福此其類也
自陛下承天理物至道事神美瑞嘉祥游臻狎委非臣所
能盡述日者變生人火損及神宮驚惕聖心震動黎庶臣
謹按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因人而興故指火

體而爲稱天火不知何起直以所災言之其名雖殊爲害
不別又漢書五行志曰火失性則自上而降及濫燄妄起
所謂人火其來雖異爲患實同王者舉措營爲必關幽顯
幽爲天道顯爲人事幽顯迹通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
火本無放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官復非延火之所孽煨潛
扇倏忽成災雖則因人亦關神聖臣愚以爲火發旣先從
麻主後及總章意將所營佛舍恐勞而無益但崇其教卽
是津梁何暇紺官方存汲引旣辟在明堂之後又前逼牲
牢之筵兼以厥構崇大功多難畢立像宏法本擬利益黎

元傷財役人却且煩勞家國承前大風摧木天誠已顯今者毒燄冥熾人孽復彰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工役二者俱違厥應昭然殆將緣此臣以爲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居展禮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營之可曰大功損之實非輕事旣失嚴禋之所復傷孝理之情陛下昨降明制猶申寅畏之旨羣寮理合兢畏震悚勉力司存豈合承恩耽樂安然酺晏又下人感荷聖德覩變增惶神體克寧豈非深悅但以火氣初止尚多驚懼餘憂未息據以歡事遏之臣恐憂喜相爭傷於情理故傳曰可

憂而爲樂取憂之道又古者有火祭四墉四墉積陰之氣
祈之以禳火災火陽之氣歡樂陽事火氣方勝不可復興
陽事臣聞災變之興至聖不免聿修其德來患可禳陛下
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爲今旣火流王屋彌
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當彌勒初成佛道時有
大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詔妄之邪言實非君臣
之正論晡昧王化無益萬幾夫天道雖高其察彌近神心
雖寂其聽彌聰交際皇王事均影響今大風烈火譴告相
仍實天人丁寧匡諭聖主使鴻基益固天祿永終之意也

伏願陛下乾乾在慮翼翼爲懷若涉巨川如承大祭審其
致災之理詳其降眚之由無冒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
則兆人蒙賴福祿靡窮幸甚幸甚

請貢舉人列方物前疏

伏見比年已來天下諸州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惟
貢人獨於朝堂拜列但孝廉秀異國之英才旣隨方物以
充歲貢宜同珍幣列見王庭豈得金帛羽毛昇於玉陛之
下賢良文學棄彼金門之外恐所謂貴財而賤義重物而
輕人甚不副陛下好道之心尊賢之意伏請貢舉人至元

目引見列在方物之前以播充庭之禮

七廟議

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制皇唐稽考前範詳採列辟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昔湯武祚基稷禹太祖代遠出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全若夏繼唐虞功非由鯀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圖周隋撥亂皆勛隆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祊罕聞令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

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
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
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啓旦四業重光景皇帝睿德
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尚列於昭穆且臨六室
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惟
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於
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準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以下
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
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惟三后臨朝代多儒雅神祇

事重禮豈虛存規模可沿理難變革宣皇旣非始祖又廟
無祖宗之號親盡旣遷其廟不合重立若禮終運往建議
復崇實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請依貞觀之故事無
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不虧古義謹議

李義範

義範龍朔中官右戎衛長史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父慈子孝起自天經君義臣忠資於地理三尊之重君最
爲先五教所崇父居其首人倫之綱紀臣子之歸宗佛道

興隆之前緇俗異貫陵遲之後同籍國王連河制之於主

君厲鄉盡編爲天戶況釋迦滅度付囑國王

事如內府李監議中彈

老裔孫克成宏構緇黃代俗握寶鏡以君臨縱使佛道尊

嚴天位彌重帝王國母無上最尊稽首虔誠無妨悟道

事如

同文議中彈

至真之理猶曰勤修禮佛拜天彌成正覺謹議

李行敏

行敏龍朔中官右崇掖衛長史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釋老二教語迹雖殊恭順之理雅同儒轍

事如右司禦議中彈

豈有尊極之處抗揖等於平交師僧之前拜伏過於輿阜

事如右威

衛議中彈既驚物議且數彛章革此舊風咸謂爲允

事如右司

禦衛議

彈况黃冠荷天基之慶緇衣受付託之重

事如左司禦衛議中

劬勞盡生育之恩欲報申昊天義二門之法眷倨乖

於恒典五敬之所投拜允合常儀謹議

斛斯敬則

敬則龍朔中官右典戎衛將軍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三教殊塗俱極尊崇之道五儀齊致實隆嚴敬之規

而釋老二門本求虛寂周孔兩法歸於教義若乃君臣之

禮固無易於緇黃

事如司更寺議中彈

父子之容豈有隔於賢智崇

樹既久積習相沿損益惟宜允歸明聖臣等詢議請從拜

禮謹議

熊元逸

元逸龍朔中官右監門衛中郎將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親生膝下鞠養之愛惟深一人至尊嚴敬之儀斯重

豈以身披緇服而不拜於君親

彈曰誠固以此而佛不令拜俗

首掛黃冠

遂替子臣之禮謹議

楊思儉

思儉龍朔中官衛尉少卿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剛折柔存扇元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

開善下之源宏不輕之行

事如祕閣
議中彈

是以聲聞降禮於居

士彈曰經云淨名居士示疾毗耶見有妻子常修梵行見

僧伍拜跪故是常儀况乎示彼宿心柱史委質於周王此

乃成緇服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喪其宗軌歷

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

彈曰佛教入華歷經英聖五遭拜伏三被屏除咸以事理

難違還遵舊轍今言

一人有作萬物斯覩紐維天地驅駕

百王轉金輪於勝境構玉京於元域遂使違真道士追柱

史之遐風矯釋沙門緝聲聞之絕典

彈曰佛教所明人有二種一聲聞二菩薩

菩薩形無定質應隨類以爲宜聲聞薙髮染衣守高蹈而成則教制聲聞之伍不令禮彼白衣順以奉行何名矯釋

況太陽垂耀在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

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彈曰沙門所以不拜

俗者正以絕於塵容非爲逃國者也至如嚴光干木之流頽涖商山之伍或踞謁長揖至之而不屈洗耳辭榮聘之而不至此亦高蹈而爾寧逃國乎

同賦形於妙鏡皆仰化於姚風豈有抗

禮宸居獨高真軌然經尊傲長在人爲悖臣君敬父於道
無嫌考詳其義跪拜爲允謹議

韓處元

處元龍朔中官司馭寺丞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禮無不敬名教是先君父同資彝倫所尚況真人善下妙

在和光菩薩不輕義摧我慢

事如司衛
議中彈

斯則舛慮齊致分

波其源所以綱紀百王則成萬品者也而緇黃之侶沿習

爲常銷愛敬於君親行貢高於尊極苟殉私欲

彈曰沙門
棄鬚髮去

華競守道不屈豈殉私耶易稱言坐素天經點厲鄉之清

行君子樞機榮辱在焉何不愼也

塵負連河之妙旨彈曰連河通教皆云今沙門不靜言永

念良可寒心彈曰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

留難者諸善神王不護其國四方賊起水旱不調死公無

數今不信佛教抑令跪拜此則謗法此則留難若佛語有

徵則粉首碎身無以塞責如愚管見致拜爲允謹議

柳元貞

元貞龍朔中官內府監丞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禮無不敬名教是先君父同資彝倫所尚且佛滅度

後法付國王舒卷之規里鍾明聖

彈曰右春坊議云夫付囑者佛以像法末年淳

心漸薄邪見增長正法衰替四部之衆無力宏宣是以付囑國王令王擁護如其不護法當自壞豈勞付囑令王毀壞誠哉得付囑之旨也但非常之制黔首恒驚雷同之心君子爲恥

自我作古方懸日月之典可使由之寧拘風雨之好如愚管窺致拜爲允謹議

李仁方

仁方龍朔中官都水使者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愛敬之道義極於君親恭和之德事昭乎釋老豈有生因

覆載將抗禮於人天質稟髮膚遂齊尊於父母眷言方外

未離天地之間顧惟俗表尚處閭浮之域

事如司衛寺議中彈

而爲

不拜天子類嚴遵之不臣長揖至親似宋人之名母何以

津梁品彙導引凡庶聖智之教豈至於斯

彈曰易稱藉用白茅又云冥在

牀下紛若之言乃爲無咎未有抑令致拜復曰津梁尊而辱之何以去取奉勅議聞伏請令拜

謹議

張約

約龍朔中官司更寺丞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釋教開俗儒風範化卽途雖言異軫證理誠則同歸

事如右清

道衛議

莫不粉澤仁義舟輿恭儉然後克闡徽猷以隆遠

大何則忠爲令德孝實天經惟君惟父同取其敬借使行
超物表道備人師豈可長擅於顧復之親抗手於宸扆之
貴事須適變未可膠絃

彈曰正以君親容養開以方外抗手長擅豈自爲矣

君父尊

嚴申拜爲允謹議

楊思元

思元龍朔中官中臺司列少常伯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欽定全唐文

卷二百三

張約 楊思元

七

竊以佛道二教本尚虛元演方便於三乘契忘言於一指
惟寂惟冥何寂寞之不完非有非無何有無之不鑒今之
法侶實繁有徒久損拜跪之儀彈曰清問何處令拜而言損耶自處高尚
之地約有爲之戒律揖無上之君親彈曰雍削既奉釋宗守戒不宜設禮推
之人情情涉縱誕求之至理理所未通彈曰推之人情巢許無云縱誕求之
寧曰不通令致敬於君親庶垂範於來葉謹議

馬大師

大師龍朔中官左司禦衛長史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光分兩曜是顯尊卑之容位辨三才爰彰父子之性

明乎愛敬之禮與天地而齊生君臣之義將造化而俱立

至若金人啓夢慧日初開紫氣浮關元風肇扇此乃興於

中古教始漸移雖復各設法門津梁庶品究其所指終會

儒宗事如司更庇俗既是同方遵敬何煩異路必將道體

爲別有犯未合繩違彈曰有犯非僧繩違寧容不遺教制

在國王設禮寧容不可事如左春況三乘之典無聞傲誕

之經五千之教詎載矜誇之義敬親何妨重道拜主豈廢

尋真事如左戎且割股捨頭猶無訴苦尊君愛父詎卽辭

勞彈曰割股捨頭必益無宜訴
苦敬君拜父慮損豈敢辭勞
參練是非拜誠爲得謹議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四目錄

崔崇業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竇尚義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蔣真胄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李洽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邱神靜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韋懷敬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趙崇素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王思九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劉仁叡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崔道默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崔安都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張松壽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李晦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辛宏亮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崔修業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王元策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徐慶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韋思齊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高藥尚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王思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皇甫公義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梁孝仁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元大士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四

崔崇業

崇業龍朔中官右司禦衛長史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惟藏史立言靡替君臣之義能仁闡教先崇孝敬之風

縱道敬乘鳧尚委身而降禮業成捧馬猶負櫬以追恩

彈曰

負櫬教有誠文拜伏經無此說乎

况其踐俗塗同餐聖化豈有盜名黃服

遂忘亭毒之功託跡緇門便遺顧復之德傲物行已高視

王侯我慢爲心長揖父母

事如中臺司列議中彈

求之前代久滯迷

欽定全唐文

卷二百四

崔宗業

賀正第

一

方皇家戶牖百王澄汰千古事非害政容或可沿時有虧

風理宜革弊

事如祕閣局議中彈

且四大齊德豈使遵道而不遵王

三教均名

事如左司禦議中彈

何獨崇釋而不崇孔今若正其儀而

教毀設敬須疑

彈曰誠哉何須致惑耶

屈其身而道存加拜何惑重

以不輕攝行更符真諦之規

事如司文寺議中彈

持下御情彌合沖

虛之軌式遵璽誥輕獻芻言致拜之禮實諧僉議謹議

竇尚義

尚義龍朔中太府少卿師綸子官左崇掖衛長史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厲井微言二篇極於爲谷崛園幽旨萬物存乎不輕

事如右司

樂議中彈

况乃君親兼極跪拜猶簡豈非絕棄於內敬而矯修

於外迹乎

彈曰行道以答四恩豈矯修於外迹育德以資三有豈絕棄於內敬乎幸子思之無多言也

如見所量望令加禮謹議

蔣真胄

真胄龍朔中官左清道衛長史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釋道二門俱承元化雖復緇黃有別虔恭之志不殊

宜令拜跪以申臣子之敬

彈曰沙門迹超方內津梁家國稱謂異於臣子拜敬何預率賓

謹議

李洽

洽龍朔中官右清道衛長史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道教沖虛釋門祕寂至於昭仁濟物崇義爲心乃睠

儒風理將無異

彈曰儒教所明不踰寰域釋宗所辯高出見聞故魏東陽王丕曰佛法沖洽非儒墨

者所知今言不異何多謬耶

至若宿德耄齒戒律無虧棲林遯谷高尚

其事若斯儔輩可致尊崇其有弱亂蒙求熏修靡譽背真

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

彈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紹法象賢發蒙

啓化儀非指紳之飾教殊廟廟之規求宗故所以直骸孰可分其德業矯俗故由茲抗禮寧容隔以尊卑但在家在國事君事親不拜之儀何可以訓彈曰誠哉奉君親不事王侯背恩天屬以拜爲訓似未之思望請勒拜垂憲於後謹議

邱神靜

神靜左奉裕衛長史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若夫二儀始闢君臣之道卽隆三才創分父子之情斯在莫不皆竭股肱俱遵愛敬故知君臣父子稟自天然極尊極親無可爲間止如釋老之教近日始崇釋則興於漢朝

老則置於宋代皆緣時君有旨父母承恩方染緇衣然稱
入道如無所稟不得離俗離俗雖言絕境習道仍居宇內

事如司津
議中彈

率土皆曰王臣不聞限以緇素

事如左清道
衛議中彈

父

生母育罔極難酬於法雖曰絕塵在身須敦仁義豈容爲

臣未曾效節爲子未展溫清承恩乃變素衣去髮言真入

道乘茲傲誕慢君憊親高揖帝王不拜父母爲臣貽寬怠

之咎爲子招不敬之辜

事如左清道
衛議中彈

庸流自謂合然往代

恕其無識

彈曰昔漢帝降禮於庠騰吳主屈節於康會趙
邦澄上寵懋錦衣秦日道安榮參共輦斯並德

迴萬乘道降極尊况乎十
室難誣而曰庸流無識

因循日久行之不改聖上重纘

皇極欲革前非孝理蒼生思遵名教爰降綸旨飾光昇典

恐爽恒情特令詳議謹尋釋老二教見在遺文我慢矜高

是人難度

彈曰守道不屈寧是矜高耶

庶事謙約無失沖撝靜思此言

其義見矣入道已成陵虛控鶴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如此

輩流猶願卑屈况庸僧尼見居王土衣緇異俗餘事罕知

彈曰曼倩云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夫沙門之內功業實繁聖朝已來蓋亦不少且帝京僧伍盛德如林畧舉十

科用開未喻至若譯經則波頗元裝義解則僧辨法常習禪則曇遷惠因護法則法琳明瞻明律則元琬智首感通

則通達轉明遺身則元覽法曠讀誦則惠銓空藏聲德則智凱法炎宏福則德美智興若此之流具如僧苑所列而

言罕知餘事何雷同之甚乎

唯自矜高願居人上求之釋教其義蔑聞

凡曰是人准經致敬況在極尊并之父母欲令拜伏羲無不可其僧尼道士女道士於君皇后皇太子及其父母所並請准勅令跪庶使光二教之謙撝隆萬代之名教謹議
韋懷敬

懷敬龍朔中官右奉裕衛率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三教五儀咸窮睿哲殊塗一致必俟尊嚴釋老戒時
遵崇是務周孔訓俗嚴敬爲先遂使緇衣之首抽簪奉教
青襟之伍映雪傳芳爲百代之楷模作千齡之准的且誕

靈舍衛道自尸毗既有母子之恩

事如右司禦衛議中彈

豈隔君臣

之禮緇黃雖異賢智寧殊不拜君親誠乖昔典

彈曰據教令拜有益

乎有損乎有益也豈以乖昔典不拜乎有損也豈以順昔典而令拜乎今只可約損益以昌言無宜據乖順而申議

無聖卽仍舊有聖卽典移法旣俟聖方與亦冀緣興改法

曹司僉議請從拜禮謹議

趙崇素

崇素龍朔中官右武衛兵曹參軍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三教爰興俱敦勸獎流派雖別趣善同歸緇黃之躅

稍殊君親之儀詎隔豈有纔捐俗服遂傲禮容高揖乘輿
不拜嚴父資敬之道不足忠孝之跡頓虧李釋斯風未爲
盡善

彈曰內將外反真與俗乖何得輕弄筆端
商畧元極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誠哉

方今垂範

立制導德齊禮經典乖失詳議改張據理論情拜實爲允
謹議

王思九

思九龍朔中官左典戎衛倉曹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川瀆細流竟朝宗於溟海螢燭末光終歸曜於日月

故知物有深厚猶取貴於總名況在君親莫大而有棄於
嚴肅洎乎關浮紫氣塔照金容老釋二門俱隆法教但法
教流布事由君后出家離俗命在尊親遂使載覆之恩棄
而不答事如奉常議中彈貴賤之禮捐而靡修既虧人事有傷禮
律彈曰內外既殊爰軫聖慮詢及芻蕘輕陳管見從拜爲
允謹議

劉仁叡

仁叡龍朔中官雍州司功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元風肇扇莫先於伯陽總衆妙而謙卑高棲物表致羣生於道德象帝之先聿宣爲子之方贈言尼父載揚事君之禮從政周行神功用而無名至化流而不測人能宏道其在茲乎况乎道異崆峒人非姑射竊比河上之德不遵柱下之規虛談捕影之書自取順風之禮矜傲誕於家國絕忠孝於君親有覲之容曾無愧怍及至青牛西邁涉流沙而化胡

彈曰魏畧西域傳云臨貊國有神人名曰沙律年老髮白狀如老子常教人爲浮圖有人

災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贖僭時臨貊王久無太子因祀浮圖其妃莫耶夢白象而有娠及太子生從右脇而出自然有髻墮地能行七步其形似佛以祀浮圖得兒故名太子爲浮圖也前漢哀帝元狩中秦景使月氏

國王今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後漢十三年明帝方感瑞夢也秦景傳經不云老子化胡作佛經是老說晉代雜錄云道士王浮每與沙門帛遠抗論王屢屈焉遂改換西域傳爲明威化胡經題彼沙律以爲老子曲能安隱誑惑人間尹喜與聃化胡作佛佛起於此裴子野高僧傳云晉惠帝時沙門帛遠字法祖每與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其諍邪正浮屢屈焉旣瞋不自忍乃託西域傳爲化胡經以誣佛法遂行於世人無知者殃有所歸致患累載幽明錄云蒲城李通死來云見沙門法祖爲閻羅王講首楞嚴經又見道士王浮身被鎖械求祖懺悔但不肯赴孤負聖人死方思悔又案袁宏後漢紀皇甫謐高士傳等並無老子化胡作佛之文卽曰朝廷君子博識者多豈得塞耳偷鈴指鹿爲馬爰有白馬東來越蔥山而信可謂虛無之談徒聒人耳

夢漢宏通貝業比妙蓮華行以普敬爲先教以不輕爲本

事如左崇服貌雖異同趣無爲率土之賓未聞無父之子

普天之下未見無君之臣貞觀年中已定先後盡禮致敬

斷焉可知

彈曰貞觀中詔本以皇系所宗殊無使拜之文但有先後之語令乃例茲遣敬斯則比附敕文

失旨之僭

歷代茲多曾莫先覺

彈曰自佛教入漢年逾六

元赫連宋武蕭齊有隋等諸君皆抑僧拜咸以事非通允俱尋舊迹而云歷代滋多曾莫先覺者豈不面欺聖旨誣

罔羣英乎陛下乘乾御歷咸五登三振千古之隕網維萬國之

絕紐豈徒革狸首之詠資父事君方且變天竺之風自家

刑國謹議

崔道默

道默龍朔中官長安縣尉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惟在三之禮罔極於君親不二之門獨遺於資事豈不以真俗兩隔孔釋雙分臨之寵辱旣不驚受之髮膚則已毀元冕與緇裳詭飾振錫與鏘金殊義足使弱喪知歸行迷識反今若降其塵外之迹嬰其俗中之事一乘齋典三歸弛法尚其道而黷其儀挹其流而汨其本義非稽古宋不足徵求之愚衷有所未愜且道之爲道元之又元衆妙所歸啓聖辭屬入關之業可大而不可小居河之訓可尊而不可卑降纏審想方宏損益冒進芻詞伏增戰汗謹議

崔安都

安都龍朔中官左威衛長史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紫氣騰真元牝之風西被白虹沈化涅槃之蘊東流
轡羽驟霞影玉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至道
義觀空有理洞希夷祛濟塵蒙熏滌因累神道裨教茲焉

有徵垣躅業已遵從流弊議資懲革

彈曰守法高尚稱爲
流弊違經拜俗爲之

懲革卽事不
可其如理何

原夫在三之敬六位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

四始旌罔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敬形於焉禮穆實王化

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法爲師帝以天爲則域中有四大

王者居一焉王道旣其齊衡天法固乃同貫身爲法器法

惟道本黃冠慕道緇裳奉佛致敬君父眇契元波

彈曰佛法乃宸

外之尊帝天爲域中之大教存而令屈折不羈還類編人此乃法水壅而不流何元波之眇契耶

且夫戒

錄纔高猶盡肅於膜拜况乎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

彈曰

王謚云沙門所以上下相敬而抗禮宸居者良以宗教旣同則長幼成序津途有隔則義無降屈誠哉是言可爲龜鏡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疎齊寵辱惠我不爲是

損已詎稱非自當泯若無情湛然恒寂安假仰迦維而頓

顙靚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俗致敬未乖真

彈曰沙門落髮披緇道俗

懸隔拜違佛教具顯經文而言敬未乖真且伯陽緒訓於容不異俗此乃指南為北反白為元也

和光不輕演教於當禮妙叶謙尊之德遠符鄰照之規

彈曰

伯陽誕自姬周身充柱史為官則王朝之一職言道乃儒宗之一流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禮四眾乃據

理以行之理則無簡於怨親通貴賤而俱禮勅乃又三極約其尊極不制禮於卑微涇渭兩殊無宜一貫矣

之中師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哉

彈曰釋眾所以師資相敬正以教義不殊

故耳非是約本末而言何孟浪之甚也若以袈裟異乎龍繡縠巾殊於驚弁

服既戎矣拜何必華各循其本無爽彝式其有素履貞遜

清規振俗神化盼蠻戒行精勤藻挾桐鸞梵清霄鶴錦旌

徵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耆蠲其拜禮自餘初學後進聲塵

寂寥並令盡敬君父請卽編之恒憲

彈曰若以不拜爲非則德秀年耆詎宜獨

免若以不拜爲是則後進初學無宜令拜進退矛盾去取自乖請卽編之恒憲何所見之短乎如此則進

德修業出塵之軌彌隆苦節棲壇入道之心逾勵元風斯

遠國章維緝庶可以詳爾景則靜一訛弊

彈曰以乖宗爲景則謂守法爲

訛弊約斯見

驗惟何可觀自我作古奚舊之拘夫鏡非常之理必藉非

常之照天鑒元覽體睿甄微探象外之遺宗極寰中之幽

致雖則暫駭常聽抑亦終冥大道謹議

張松壽

松壽龍朔中官長安縣令

欽定全唐文

卷二百四

崔安都

張松壽

下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聞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心方外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謁爲務徒有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

彈曰

不屈者奉法而然私謁者誠違教義只可峻其科簡懲彼不逞之流寧容縱火崑岡而欲俱焚玉石耶

至若

君親之地禮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冠等道爲時須事因法會者雖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以往並令請拜若歸觀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觀寺任遵釋典

彈曰夫僧尼合拜則無宜不拜不合豈簡時方何得雍髮同是一人

約處便開異禮法服始終無二據事遂制殊經此
乃首鼠兩端苟安時譽未曰志隆家國獻奉忠貞庶其以
卑屈爲恥稍屏浮競以道德自尊漸宏教法輒進愚管伏
增慚戰謹議

李晦

晦龍朔中官右威衛將軍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原夫指樹攜祥警龍德於皇胄蹈花標瑞抗輪寶於宸儀
創迹毗城包紫宙而開宇疏基厲壤貫青曦而闡耀故能
抑揚庶類控引羣靈十地閑安趣紺殿而希果九天凝賈

欽定全唐文

卷二百四

張松壽

李晦

十一

佩元珠而問津由是著美皇猷馳芬帝載緇服齊裾於上
輦黃冠接武於中州宴坐經行道不參於廊廟登壇執簡
迹未齒於朝宗今欲約以儒門牽於王制儀背纓冕法符
簪笏便使貴其道而賤其人申其教而屈其禮禮隨教顯
人由道尊固可以道廢人不應以禮虧教誠宜疇咨故實
軌範舊章俾夫高尚之風昭明易象隨時之義允洽毗心
但燭燎螢翻豈增華於日月塵霏露委希締美於山河冒
進芻言輕陳輿頌詞疎理懣汗驚神悚謹議

辛宏亮

宏亮龍朔中官右奉宸將軍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釋老二門教周四海源流自久宏益已深敢申愚見仍舊
爲允謹議

崔修業

修業龍朔中官右衛長史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李釋二教旨趣幽深理絕名言功超意表道以清淨爲主
佛以拯物爲宗然含生者以爲津梁有形者將爲彼岸故

河上屈文帝之貴驚嶺感明皇之尊自茲以降其道彌廣
止如柱下妙理迦衛神蹤仰其道者莫切於指歸挹其波
者無詳於終始方審駕鶴遊五嶺分形遍三千直是託跡
應身方便誘接但憑其化者俱希輕舉之功資其業者亦
救濟於塵劫是故黃冠旣變緇服纔霑人主不屈而臣父
母不子而育此乃尊於佛教非是虧於禮義拜揖者何損
於身但恐虧於聖教必也形神雙遣拜揖兩忘均然同彼
天真無煩貌屈旣未窮於性相便是若存若亡理須成此
勝因遂其高尚况今聖上欽明孝臨天下尤遵二教資助

福田所以道士道人許其不拜且遣拜甚易不拜甚難足使襄野幼童不獨善於軒帝河上老叟無專美於漢皇千慮一得不拜爲允謹議

王元策

元策貞觀十二年爲右衛率府長史使西域爲中天竺所抄掠元策發吐蕃兵破之龍朔中官左驍衛長史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自佛教之興始於天竺臣經三使頗有見聞臣聞輸頭檀王是佛之父摩訶摩耶是佛之母僧優波離者本王家僕

隸王親遍禮敬同於佛臣又見彼國僧尼法不拜諸天神祠亦不拜君王父母君王父母皆禮僧尼及諸道衆臣經難彼僧曰此之僕隸始落髮披緇殊無所失卽令君父致敬大不近人情僧對曰雖初薙髮形已同佛復能震動魔宮雖曰無知豈不如泥木泥木一立爲主像縱博通貴勝得不致敬僧不拜俗亦已明矣一臣又親難彼僧曰維摩經比丘亦禮維摩詰足法華經僧行普敬此二經文拜俗明矣何因比丘得不拜尊者僧曰佛制律經乃是僧尼常軌其維摩經比丘荷法暫行曲禮法華經大士一時別行

何得以權時別行亂茲恒典臣深然之臣聞妻死鼓盆環
屍而歌此亦一時別行豈得預於喪服之制一臣於天竺
經禮天像彼王乃笑而問曰使等並是優婆塞何因禮天
臣問所由答曰此優婆塞法不禮天昔迦貳色迦王受佛
五戒亦禮天像像皆倒地後至日天祠事天者恐王至禮
天像倒遂將佛像密置天頂王三禮不倒王怪令檢於天
冠內得一佛像王甚大喜歎佛神德嘉其智慧大賞封邑
至今見在又云有外道受佛五戒但供養天祠而不頂禮
王責不禮之罪白王曰小子豈敢辭禮禮恐損天王曰天

損不關你事彼卽禮拜天像遂碎五戒優婆塞尚不得禮
天況具戒僧尼而令拜俗臣元策言臣聞百王布軌但禮
制於寰中大覺垂教乃津梁於域外莫不資真人以易俗
賴高僧以移風遂得謐四海之波濤脫三界之塵俗故漢
帝不屈於河上輪王遍禮於沙彌此則道俗殊途豈得內
外同貫教許黃冠之輩遊一道於寰中緇衣之徒駕五乘
於方外因循旣久助化益深草偃風行其來尚矣臣聞聖
人無常師以主善者爲師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兆
庶曩昔敬信歸依今議令拜君父實乖主善百姓之心况

袈裟異華俗之服髡削非章甫之儀崇之則福生卑之則
罪積共知拜君無益於國拜父不利於親臣如寢默不言
豈得爲忠爲孝臣望隨舊軌請不改張同太宗文皇帝故
事依前不拜謹議

徐慶

慶龍朔中官右武衛長史封孝昌縣公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三綱之重義極君親百姓之先實資敬愛而黃冠緇
服咸均亭育之恩謁帝奉親頓虧臣子之敬本乎教義頗

素鼻倫解而更張抑爲通允然則道樞遽蹟出乎名言之外慧輪廣運超乎心行之表經行之侶庇白馬而栖禪繕性之流佇青牛而警契雖迹羈有待而利涉無涯誠宜重其道而崇其教尊其人而異其禮是以河上真人親紆漢后之蹕廬山惠遠竟絕晉臣之議况復出家殊致顯昧異途羽帶田衣旣匪朝宗之服乘杯負局寧同就養之方致敬之儀未爲盡善若以道雖可尚而處非其人則宜峻彼隄防甄其律行不可以人屈道誠可以道勵人伏以皇家發慶肇自猶龍之德宸居體寂每崇靈鷲之風不革前規

彌光尊祖之義儻違舊制便曠師臣之禮天渙下覃俯令
詳議竊懷管見輒肆芻詞用檢之宜非敢取衷謹議

韋思齊

思齊龍朔中官外府寺卿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臣子跪拜固是常規爰在禮經兼有權制母拜其子
以禮成人不臣其臣以尊其德况方外之教爲善不同道
有凌虛佛無生滅修心練行因果是憑名曰出家明超俗
表咸言勝業歷代俱尊盛立道場皆求常樂獻君親以廣

福濟舍識於冥塗久大而論高於俗教若同儒例還入俗
流不尚學徒無由顯道賴有崇護道獲常存不拜之儀以
彰深護尊道之本取益爲宗今據經文云拜非益利人益
國實所宜言非益之文何容敢進循法仍舊無闕彝章體
妙窮深非下能及幸霑芻蕘議敢竭愚誠懼不合宜追深戰
灼謹議

高藥尚

藥尚龍朔中官中御府少監護軍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法本沖寂非有名言至道希夷故無聲教三千大界之境
小智未能揆其原恍兮惚兮之中巨賢無以究其理但釋
老二氏挺大聖之姿慧光塵外超然物表短三衣之拂石
促四海之傾毛談寂滅之宗說有無之教門開方便演十
二之因緣道誘多途述五千之廣說敬順則逍遙六度忽
怠則苦海長流故去髭髮而就桑門釋素衣而紉緇服冀
登彼岸出此愛津父母貴其容王侯重其戒此卽君親道
隔去俗絕塵三百之禮不拘五侯之位無羨未可敦茲俗
訓勵以風儀拜首私庭稽顙公室請循舊貫於愚爲允謹

議

王思

思龍朔中官馭僕寺大夫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厲鄉垂範實東國之至人祇園演法乃西方之上聖
皆能割慈忍愛絕塵離俗禮者忠信之薄超道德而上馳
色爲真相之空遺形骸而幽蹟故前王待之方外後帝許
以不臣習見生常其來自久頓爲改創恐乖聽矚且復緇
衣非揖拜之徒黃冠異折旋之侶縱使人非精感不能式

景元風本立道生庶以漸持真教若浮沈類俗俯仰隨時
恐驚嶺之業將虧茨山之風行替變道從儒未見其可因
循勿改竊用爲宜謹議

皇甫公義

公義龍朔中官沛王府長史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臣聞三教同歸漸頓雖別俱爲助化咸稱歡喜宣尼作訓
不拘方外之流大師垂範全捨寰中之累虛室生白一粒
餘資並駕康衢唯道是務自元風載偃法雲收族黃冠緇

服心跡不俱皇上愍其忝反式令僉議但絕允髡頂形之重也擎跪拜伏禮之末也今若捨其重而檢其末申其道而屈其人恐習俗生常頓改非易伏望嚴告有司詳加誘進如更因心靡厝方可寘之形禮輕陳芻管伏深戰懼謹議

梁孝仁

孝仁龍朔中官司稼寺卿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佛道之興其來尚矣自白光東照紫氣西浮莫不遵彼五

千崇茲二教無爲寂滅同樹勝因而僧尼道士女冠趨承
訓典其爲教也裨濟實多厯覽前修非無去取所以同遵
不拜良或可觀至如道之爲宗皇基由漸尊嚴之切有異
恒倫豈可改作別儀俯隨常俗因循不拜理謂爲允謹議
元大士

大士龍朔中官詳刑寺少卿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竊以白馬東歸寺刹爰建青牛西上觀座方興莫不照燭
昏迷導引騰化然敬君之範簡略闕言不拜之儀因循徃

欽定全唐文

卷二百四

梁孝仁

元大士

无

有非直情乖物義抑亦意爽聖經

事如中臺司引議中彈

且法服制

儀表絕凡流之恒敬蓮花寶座豈說不拜於君親

彈曰銅自石生

珠因水育取者方委傳者故迷况佛教幽微理難窺涉不知而作其斯謂乎

君有天地之尊敬

君遠符經教親著生育之惠拜親遐會法源撫事有益於

經捫理未虧於法牽率愚管設敬爲宜謹議